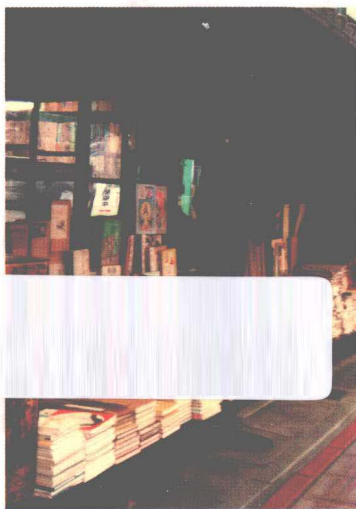


书砦梁山泊

虞云国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书砦梁山泊

虞云国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砦梁山泊 / 虞云国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458-0690-8

I. ①书… II. ①虞…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15094 号

书砦梁山泊

虞云国 / 著

责任编辑 / 李佳怿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图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 / 32 印张 6.375 字数 80,000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0690-8 / I. 223

定价: 25.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目录

说今与忆往	1
走马观花早稻田	8
汉籍碑帖在日本	14
京大第三次赠书	21
书砦梁山泊	28
寺町书店街巡礼	34
好书有约与好书失约	40
重到早稻田	46
丹乔二先生	52
“梅花”三弄	57
心急火燎跑书店	65
坐等清风快递书	74
参观人类环境学部图书馆	80

浏览京都大学图书馆	86
访问京大人文学研究所	92
第一书房	99
《大汉和辞典》及其他	108
神保町取网订书	114
山本书店	120
泛览书目	127
三访早稻田	133
杀回神田书店街	142
神田本乡再扫货	148
九蓬书店的中国书	157
《墨场必携》与《墨林闲话》	164
明日不负好书	171
轻装上阵再入场	177
《朝日新闻》的图书广告	183
后记	189

说今与忆往

京都大学人间环境综合学部将一批研究用书赠与上海师范大学，因着这一关系，二〇一〇年两次赴日接收赠书，也顺便逛了京都、东京与大阪三地书肆，随手记下与书有关的琐事。

除了我们，大陆与台湾还各有一家大学在竞争这批赠书。不过，我的同事钟君出身京大博士，因他的导师金坂清则教授的斡旋，京大方面允许我们在每批赠书中优先选择。二〇〇九年，钟君赶赴日与会之机，现场挑选了首批赠书三千余册。其后两批赠书则是通过电邮勾选再往复确认的。赠书语种，虽以日文为主，也有西文书，甚至偶有中文本；类别虽以社会科学为主，也有自然科学的图书。

我们选书原则是：根据研究方向，以历史学为首选，以人文科学为主体，兼及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广义社会科学的用书；凡符合以上标准的日文书与西文书一律入选，中文书只选那些大型的文物图册或鲜见的旧版。不过，除众所周知的名著经典不会走漏眼，相当部分只能从书名判断其价值，决定其取舍，也是无可奈何的。

二〇一〇年三月二十二日我与钟君、资料室主任姚君同去京大，把电邮选定的赠书逐册夹上上海师大的标签，再与日本的公司接洽将图书装箱打包通关海运等事宜。吃重的是前一工作，这次获赠图书达六千余册，我们仨爬高摸低，干的净是体力活。金坂教授笑着问我：这样的活计，先生从来没干过吧？他不知道，比这更艰苦的扛包活儿，我都干过；何况理书对爱书者来说，实在是身心两悦的美差。

遗憾的是，难免会眼睁睁看到漏网之鱼。有一本题为《思想汇报》的资料书，厚厚两大册，勾选时认为也许价值不大。抽出一翻，才知所收都是二战期间日军（尤其侵华日军）所写的思想汇报，最能揭示当时日军的思想真相。与此相关的还有一册专讲日本战时思想控制的研究著作。

记得女作家谢冰莹留学早稻田大学时，恰逢溥仪以“满洲国”皇帝身份访日，日方动员她去欢迎，为其愤然拒绝，就以“思想罪”被投入牢房，备受摧残，足见思想控制早在战前日本就已残酷推行。我建议钟君能否争取在赠书中补上这两种书，京大方面说，因我们已享受过优先权，只有其他大学不选，才可以再赠与。这两册书最终还是被台湾那所大学拿去。看来，与战时日本一样，国内与台湾，都对“思想罪”有过切肤之痛，对这类书特感兴趣也在情理中。不过，我们毕竟选了《思想改造的心理：中国洗脑的研究》（《思想改造の心理：中国における洗脑の研究》），这是日本人翻译的一本西人论著，年代是一九七九年，改革之门刚刚打开，也不知其研究是否已把十年浩劫囊括在内，且待回去查吧。

追溯我与东瀛的书事，可以上推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在东京做访问学者的那段岁月。

有趣的是，我的第一批日文书竟是不相识的路边住家慷慨奉送的。那是刚到东京没几天去区政府办理暂住手续的路上，见一家日本人门前行道上放着一个纸箱，排放着一列文库本（类似国内袖珍本），其上有张纸条写着：“有

您用得着的书，请勿顾虑地挑走吧！”我担心日文水平差，误读了这句话，便大胆问那家主人，是否可以“無料”（免费）拿走，回答是微笑着肯定。我挑了几册井上靖与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还拿了一册《海舟语录·海舟诗歌集抄》。作者胜海舟是江户幕末与明治初期著名政治家与军事家，对日本创建海军颇有贡献，不知道他还能写好诗。选完书，道了谢，这才赶去办事。

乍来初到，对日本人这种散书方式略感惊讶，便与居日的中国友人说起此事。友人说，文库本值不了多少钱，日本人在地铁上读完文库本，也有直接扔进垃圾箱的；这样送人也能让书继续发挥价值，一方面反映出日本人物质丰富，一方面也折射出日本的文明水准。据友人说，东京乃寸金之地，日本人居所逼窄，容不下新增的藏书，或者迁居时搬运费太昂贵，就把自认为没用的书直接当作可燃垃圾处理；而居民垃圾堆场一般很干净，在环卫清扫车运走前，有的旧书商会驾车来挑走一批，也有留学生从中拣到《广辞苑》之类有用的工具书，最牛的据说拣到过全套《大汉和辞典》。

我去日本，在联系大学上，多赖已故知名中国学家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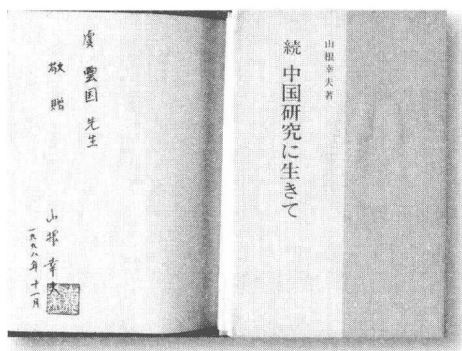
根幸夫先生的大力帮助。抵日以后，多次前往东洋文库拜访他，先后获赠他的自传性散文集《逝去的以往——作为中国史研究者》（《過ぎ来し方-中国史家として》）与他作为编委的《青山博士古稀纪念宋代史论丛》。归国后还收到过他的《生活在中国研究中》（《中国研究に生きて》）与《生活在中国研究中续编》，都是自传性随笔结集。当知道我准备去关西考察时，他从藏书中找了《京都》与《大和巡游》（《大和めぐり》）两本导游书送我，其上还钤着他的藏书印。

日本的宋史名家柳田节子先生是同行前辈，我在东洋文库的《宋史选举志》研读班上拜见了她。这年，她的古稀纪念论集《中国的传统社会与家族》刚出版，我也获赠了一册。在日本时，她还赠我私家版自传体散文集《生活在继往开来的世代》（《“わだつみ”の世代を生きて》）；归国后，还得到过她寄赠的《宋元社会经济史研究》。山根先生与柳田先生的自传体随笔集，有很多内容涉及日本中国学与日中史学交流，还有他们为中日友好事业所作的斗争与努力。当时很想据此写点介绍性小文，却拖宕至今，如今两位先生墓木已拱，书比人长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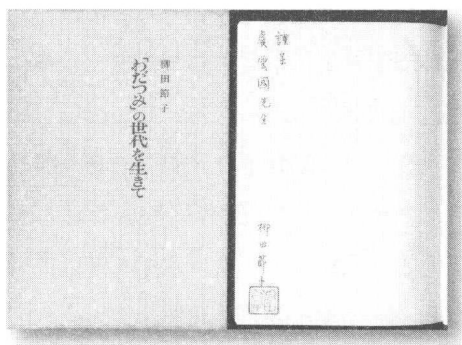
让人不禁歔歔不已。

名家赠书固然弥足珍贵，但数量与品种上还远不足以疗饥。当时公派费十分有限，刨去房租与伙食交通费，已经囊中羞涩。尽管如此，旧书店还是要逛的，在古本屋（即日语旧书店）看到心仪的书，定价一上一千日币，就只得拿起再放下。好在日本文库本，尤其岩波文库，颇有廉价好书。旧书店往往在门前或店头放一两个简易书架或书筐，堆放些文库本或其他版本的旧书，供过路的书虫浏览挑选，一百日元可购一册或二册（如是大甩卖，甚至便宜到百元四五册）。日积月累，居然也把日本文化经典搜罗到十之六七，聊胜于过屠门而大嚼。我在早稻田旧书街还淘到过《北原白秋歌集》编选者木俣修的签名本。木俣修师事北原，自己也是昭和名诗人，为编乃师遗著竭尽心力，我那册岩波文库本《白秋歌集》就是他签赠给友人的。其时还收进过一册《南海史》，是东京法政大学非卖品的通信教育教材，一九七八年开始使用，当时颇惊诧日本大学教育对中国史关注之超前与深入，居然远远胜过我们自己。如今，南中国海风生云起，潮急浪高，史学界却还未见有一本国人的《南海史》，更

让人不由得感慨与气短。



山根幸夫先生贈书书影



柳田节子先生贈书书影

走马观花早稻田

忙活了三天京大赠书事宜，二十六日一早乘新干线去东京，参加次日与上智大学合办的学术研讨会。预约的旅馆就在新宿附近，安顿好行李，还不到十一点，跳上山手线到高田马场下，一过明治大街，早稻田大街两侧就隔三岔五分布着众多旧书店。

相比神田旧书街，早稻田名气略逊，规模也差，但我更喜欢到这儿淘书。一来，这儿旧书的价位总体上比神保町低廉，我在这里曾以九百日元淘得一套九册岩波书店版的《芥川龙之介作品集》，虽非这位短命奇才的全集，但也囊括了他的精品杰作。二来，这里的书店数量适中，倘若左去右归，一个也不落下，正适合你逛上大半天；不像

神田满坑满谷的旧书店，逛上一整天也消化不了其中的十分之一，总让人感到还有什么好书在下一家，眼巴巴地像弃儿盼母亲那样等着你，而其时已星月交辉，该你打道回府了，总让人留下一丝缺憾。

从这边廂逛的话，第一家恭候你的应该就是“古书现世”，门前书台上照例放着百元一册的廉价书。一进门，几排书架上各色旧书杂陈，分类似乎也不明确。店中央是日式榻榻米，一位年轻女士盘坐其上正打着电脑，身边不远处横陈着一把吉他，一张碟片传出幽幽的乐音，氛围恬静而自适。

眼光在书架上慢慢滑过，见一函套上写着《小说神髓》（全九册），是坪内逍遥的文论名著，文学史将其问世标志为“日本文学走上近代化的起点”。这一函线装本是日本近代文学馆（类似我国的现代文学馆）一九七四年精选的“名著复刻全集”中的一种，复刻所据底本正是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九月松月堂发行的初版本。有意思的是，每册封面仍署作者原名“坪内雄藏”，前四册版权页上印有坪内著译作品的广告，也包括那部实践其小说理论的著名小说《当世书生气质》。让人感兴趣的是，有

一栏标着“《小说神髓》发行日并定价表”，其云：“本书从本月十二日起以每周六为期各发兑一册，全十册始为完备；本书定价一册现金价七钱，全十册预付价为六十三钱”。这一广告在第四册说法依旧，而第四册发行日期已是明治十九年（一八八六年）三月，说明《小说神髓》第一册出版时，全书尚未完成，而是边写边出版的，作者与出版方最初约定十册。坪内在该书末尾说：“由于书肆催促甚急，以有限的时日从事无限的议论，想来是很难说得周全的”，也印证了这点。但从第五册发行起，这一广告改为“《小说神髓》全九册”，预订价也从六十三钱降为六十钱，据此可以肯定其时这一名作已全部完成，因篇幅不足十册，不得已才改动了先前的口径，时为明治十九年四月，而且第五册以后各册据版权页都是这年四月一次发行的。最新二〇〇九年版《辞海》“坪内逍遥”条说“一八八五年发表文艺理论《小说神髓》”，而实际上该书发表横跨了两个年头。这书有上海译文出版社刘振瀛的译本，但五百日元买一函复刻线装本把玩，再找一册中译本对读，岂不快哉！

一过“古书现世”，同侧的旧书店不是前后相望，就是隔邻毗连，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在一家书店前的书笥

里，有一大堆《啄木全集》的单本，选了其中书简与日记各四册。近来好读名人书信与日记，只要不是专为发表写的，最能见其真心情，许多行事也往往可据以抉发考论。啄木只活了二十七岁，晚年贫病交加，思想也转向虚无主义。他的短歌是好的，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早已购得，而日记更是明治文学的重要文献。

浅川书店前码着一整排日本名家集，选了一册佐藤春夫诗歌集。一九三〇年，谷崎润一郎把妻子千代“让给”文友佐藤春夫，最终成全了这桩婚外情，成为当时文坛超级大八卦。这场婚外恋前后拖了近十年，在看似绝望时，佐藤编过《殉情诗集》，收为这部诗歌集第一种，姑且买下以窥一斑。

这次京大赠书中，有一套卷帙浩大的日本丛书（只是略有缺本），即《群书类从》与《续群书类从》。在早稻田一家旧书店选购了一册《群书类从》零本，也算尝鼎一脔。该册收《梅花无尽藏》等汉诗集五种，杂文集二种。有意思的是其中《岛隐集》，书前有明弘治九年（一四九六年）四明进士洪常的序，作者是日本南禅寺僧桂庵，“精内典，通儒书，旁及庄列，无一之不究心矣。成化四年（一四六八

年)，观光上国，得从华之士大夫游，益增其所未能。”检其集卷上，桂庵在《丁酉元旦之作》小序中说：“予尝以日域应仁元年（一四六七年），奉使而赴中华，其翌年在燕都早朝大明宫，实成化四年戊子之春，予年四十二也。”不仅与洪序可以互证，著者生年也可推知。书中类似的日中交流史料，恐怕还不止于此。

与此同时，还买了和田清译注的《旧唐书倭国日本传·宋史日本传·元史日本传》。我为中华书局标校《文献通考·四裔考》时，以《宋史·日本传》互校，发现历代天皇姓名多有错讹。《四裔考·日本》底本“邪馬壹國”承袭旧刻本《三国志·倭人传》之讹，和田清译注《魏志倭人传》时，早已指出其为“邪馬臺國”形误，但中华书局标点本却一仍旧刻之误。由此看来，校勘涉外古籍时，用以他校的文献史料绝不能只把眼光局限于本国坟典。这书有助于宋史校勘与研究，与我此前购得的《魏志倭人传·后汉书倭传·宋书倭国传·隋书倭国传》正相接续，毫不犹豫地收入囊中。

这边厢书店渐稀，该从对面折回，继续另一半的淘书之旅。一套捆扎整齐的《秘籍江户文学选》放在一家店头，